

郑州地理 □ 庄头岭上去看花 *侯发山

初春时节，应邀到庄头岭赏花。途中我一直都在纳闷，庄头岭上荒山秃岭的，有什么花？在我的印象中，迎春花，甚至路边的野花怕是也很少见。

庄头岭属于邙岭的范畴，多年前我曾去过一次。当时的路还是蜿蜒土路，曲里拐弯的，一不小心还会被路旁的荆棘牵住腿脚。岭上人烟稀少，荒草萋萋，到处都是枯枝败叶。当时也是初春时节，一点没有春天的气息。

常言说，土别三日当刮目相待。嗨哟，庄头岭也一样。通往岭上的路都成了水泥路，虽然陡峭，却平整、宽敞。我们乘坐的中巴一路畅通开到了岭上。路两边停满了各种车辆，以小轿车居多。路中间、田埂上全是人，年轻人、老年人、小孩子都有，他们的脸上一律挂着开心的笑容，过年一般。远远望去，岭上熙熙攘攘的，像是一个热闹的小城镇。

当然，吸引人的是岭地里的花。一块块，一排排，一行行。白的是梨花，粉的是杏花，红的桃花，黄的是油菜花，争奇斗艳，竞相开放。游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，有的还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，想把景装进心里，想把人留在春天。看得出，这些花都是村民有意种植的。从果树的树干上看，已经有些年头的。这我就有点孤陋寡闻了，我暗自责怪自己。我随着人流走进一块桃林，那些桃树已经被修剪过，桃枝稀疏；为了保证果实得到充分的滋养，花朵也已经被修剪过。所以说，桃花看起来不是那么浓密，不是那么有气势，但是，每一朵桃花都粉嘟嘟的，开得饱满，肆无忌惮，努力展示着自己，白中泛红，红中显白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每一朵桃花，到了秋后都是一颗果实。

还有庄头岭上的油菜花。有人说，这里的油菜花没有婺源油菜花高大。不错。婺源的油菜花有充足的水分滋润，自然开得茂盛、高大。咱们北方本来就干旱少雨，何况有一定海拔高度的邙岭上？但是，这里的油菜花不因环境恶劣而颓废，反而如青苔一样，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依然开得灿烂，开得浓烈。若说婺源的油菜花是大家闺秀，这里的油菜花是小家碧玉，更惹人怜爱。更诱人的是那种香味，袅袅地飘浮在空气中，让人不由得深呼吸，再呼吸。连同那些蜜蜂、蝴蝶也不忍远去，在花朵间上下舞蹈、翩跹，相映成趣。

果园边的一个个“农家乐”，虽然条件简陋，但这里纯天然、无公害的野菜野味，还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。在其中，一个农家乐就餐时，看到老板忙得不亦乐乎，脸上挂着富足的笑容。趁他闲暇的工夫，打听这里的情况。他讲还是党的政策好啊，地方政府因势利导，大力实施土地反租承包，把土地流转给农业经营大户，发展小杂粮基地，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，鼓励群众种植果树，建农家乐，造窑洞宾馆，搞旅游休闲服务。

有客人来了，老板热情招呼去了。我客中一动，心说庄头岭上的风景固然美，但最美的风景是庄头岭的主人。假如没有因势利导的当地领导，假如没有艰苦创业的当地百姓，就没有“邙岭花海”的盛名，就没有“四季有花，三季有果”的新农村庄头。

庄头岭，已经名副其实地走在千万个村庄的前头，已经走在康庄大道的前头。

荒木惟松开电灯泡，用手指头弹了一下左手的照片笑了。他把照片举到陈山面前说，这就是肖科长！

陈山和照片里的肖正国对视着。肖正国有一张和陈山一模一样的脸。陈山对着照片有气无力地说，陈金旺，你是不是在外头生了个野种？

陈山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仓库里已经空无一人。他试着打开巨大而笨重的铁门，但是却一无所获。陈山索性在麻袋上躺了一会，他记得自己很久没有吃过东西，但是肚皮反而不叫了。他的手摸到了麻袋里的锯木屑，然后他开始闭着眼睛小睡了片刻。当他养足精神猛地睁开眼睛以后，先是关掉了电灯，把灯泡砸碎。然后他把许多麻袋打开，努力地从高处往下抛洒那些木屑。这些干燥的木屑飘荡起来，密密麻麻，很快弥漫了整间的仓库。陈山后来找到了那张桌子，他站在桌子下面矮着身子顶起桌子走路。然后他伸出手指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，瞬间粉尘爆炸。他就躲在那张被震散了

的桌子背后，睁着一双鸟亮的眼睛寻找着出口。陈山终于发现了一处被气浪冲开的墙洞，于是他迅速地钻了出去。此时仍然是夜间，空气清新，但是陈山感觉不出一丝凉意，他只感到浑身的热像开水一样滚烫。在这个冬天，他有了一场发疯般的奔跑。跑过几条大街以后他终于辨明了方向。他跑向宝珠弄，就在他快跑到家门口的时

候，看到他的爹陈金旺正站在一盏路灯下，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。陈山不停地喘着气，这时候他身边公用电话亭的电话铃响了。仿佛一种神秘力量的牵引，陈山一步步向电话亭走去。一种不太好的预感笼罩着他。他伸出手拎起话筒，果然他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你的妹妹在我这儿，她应该叫陈夏。

那个声音还说，刚才你的逃跑，只是一场考试。你通过考试了，恭喜你。

声音又说，但是还有一场考试，四十分钟以内，你必须凭记忆跑回到原来的仓库里。如果四十分钟还没赶到，那就不用来了，直接回去买一口棺材。给谁用，你比我清楚。

电话里头有些微的风声，这

让陈山的后背凉飕飕的。电话味地被对方挂断了，陈山还举着话筒发愣。他不停地喘着气，终于猛地挂上电话，发疯一样地往仓库跑去。这让路灯下的陈金旺越来越不明白，家门口不远的电话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觉得自己的二儿子已经疯了。所以他破口大骂，瘦三，有家不回！

陈山又开始了一场昏天暗地的奔跑。跑过的那些马路在他的脑海里渐渐清晰，像一张悬在他头顶的地图。街上行人稀少，他就像一头受了枪伤的野猪一样，迅速、准确而又有些慌乱地奔跑着。终于在一盏路灯下，他看到了荒木惟。他穿着黑色的风衣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正在等着陈山的客人。陈山跑到他的面前时，脚一软四仰八叉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荒木惟的身边。荒木惟笑了笑，说，你一定是属鸵鸟的。

陈山气喘吁吁地说，你有什么意思？

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不能属鸵鸟，你不会有那么能跑。你从电话亭跑到我面前，用了三十七分

少年与单车 *易明强

车带着我们摔倒在路边，记不清有多少次，自行车半路上出了故障，父亲不得不停下来修它，记不清有多少次，自行车链条断了，父亲只好推着我和妹妹大半夜才赶回家……

由于这辆二八自行车又高又重，且是家里唯一的代步工具，而我又矮又瘦，在小学五年级该学骑车的时候总是畏首畏尾，偶尔鼓起勇气尝试几次，总是车座太高骑不上去，摔得手脚流血浑身生疼，便便放弃了。

那时候家里条件好的，早已经骑上二六式大链盒了，没有大梁的二四自行车也多了起来。我知道家里条件不好，从来没敢跟父母提过，只是小眼睛里的艳羡肯定是藏不住的。直到我又瘦又小，比那辆二八自行车高不了多少。

说起那辆自行车，比我还大一岁，是我父母上世纪80年代结婚时三大件之一的“彩礼”，到现在也不清楚是姥爷还是姥爷下血本花钱买的。不过那辆二八自行车也确实物有所值，小时候每次去姥爷家，都是父亲用它带着我们一家四口，我坐大梁上，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后座上。几年后妹妹大了，就和我一起玩在大梁上。

记不清有多少次，父亲喝醉酒骑

趁着天还没黑透，我把自行车推门口的稻场上学了起来。由于车座矮了很多，试了几次，我竟然能骑上去了。可能是真的受够了走路上的苦楚，中途摔倒了有几次，我也不觉得疼了。

母亲喊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已经能稳稳地骑回家了。尽管累得浑身汗透，心里却美成了一朵花。

我开始骑自行车上学，虽然骑得慢，可是不再那么累了。由于父亲做的车座比较粗糙，上学骑了几个来回，我大腿根部和屁股都被坚硬的车座磨烂了。于是父亲不得不进行改良，在车座里塞满棉花、碎布，把化肥袋子换成软布，这样一来确实舒适了很多，至少不磨屁股了。

尽管时令已过中秋，但是暑热未退，车座中的棉花被汗水浸泡后，没多久就导致屁股上长满了湿疹。父亲只好再次改良，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一块破皮子，包在车座上面，一试果然凉爽了许多。好在没过多久就凉了，车座有了皮子也不怕雨淋了。

那时候，总觉得父亲是无所不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。

由于在学校吃了半年大米饭，到初二那年春天的时候，我长高了许多，

新书架 □

《落入深海的画笔》 跟随插画家一起踏上文艺之旅

*果子

这是一本有故事的私人旅行手账，也是一本可爱有趣的水彩写生教程。日本超人气插画家杉原美由树，用水彩铅笔记录下她在“地中海之心”——马耳他的美妙时光。停泊着游艇的海湾，绚烂缤纷的花丛，古老神圣的大教堂，宁静古朴的街道……从构图到配色，从自然风光到风土人情，原来一本旅行手账就可以轻松收入全部记忆。该书选用大量实景图，以勾线开始，展现了如何将眼前的风景“定格”于纸上，变成一张张绚烂的绘画作品，从而呈现出水彩铅笔带来的别致美感。另外，你还能学到

那些捕捉美丽瞬间的小窍门，挖掘独具特色的小细节。比如：“自带表情”的门彩，从纸上都能飘出香味的面包、绚丽彩虹般的鸡尾酒、捕获少女心的冰淇淋……换一种方式行走，换一种视角记录，感悟不一样的世界，打造不一样的人生。

该书传递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，更教授“实践”这种理念的方法。用画笔代替相机，用简单的绘画技法，有趣的绘画手工这些不一样的方式记录旅程，其实就是换一种生活理念，用更轻松的视角感受，用更具创造力的形式表达，这样才能让旅程更充实而有趣。

着，脚心会冒汗，浑身发暖。想进户农家，讨一碗水喝，这就是郾陵的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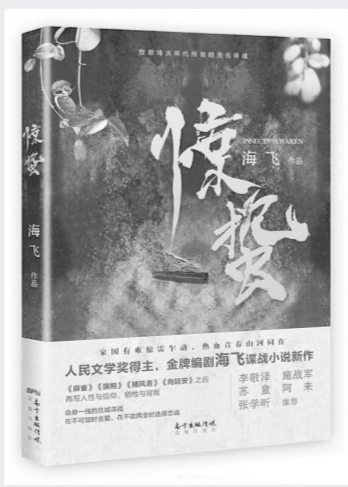
郾陵的春天，水分还是多的，春光自然品相很好。无论是早上在湖边晨练，还是午后在湖边垂钓，都有一种在画中的心境。湖边远处的土山上，放纸鸢的人真多，天上的风筝扎堆的热闹，衬出了这边的宁静与悠远。

我总是无所事事的，一年又一年的游走在郾陵的春天里，沐着春风，赏着春光，也想干点什么，可总是什么也没能干成，生活就像是预设好的轨道一样，牵着你走，每天忙忙碌碌，每年忙忙碌碌，可一回头，又不知自己忙的什么。

准确地说，每个人的生活，包括生命，其实并没有多少激励而高亢的音符，在低缓沉稳中，有一丝心中的亮色，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，看透了这一点，对郾陵的春天就没有了特别的诉求，反而内心更加踏实，觉得和郾陵的春天更亲近了。

前几天，我教女儿一首诗，“更深月色半人家，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，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这种朴实的生活，不正是郾陵真正的春天吗？

连载



十三秒，比最能跑的武田耐尉还要快二分四十七秒。

陈山不再说话，他一直躺在地上喘着粗气。那时候他也不知道的是，他长得太像从重庆派往上海执行任务的特务肖正国。但是肖正国已经在梅机关联合76号特工总部的一场围捕行动中死了，死的时候颈部中了一枪。现

在荒木惟需要他替肖正国活下去，并且回到重庆。

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，躺在地上他能看到荒木惟正在弹钢琴的侧影。荒木惟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男人，他弹完一支曲子，仿佛他知道陈山已经醒来，转过身来说，以后你就是肖正国！你不能再抽烟，你的手指和牙齿上，你闻关又臭又准，所以我知道你将会是我最完美的作品。

陈山说，你们要是敢伤她半根毫毛，我一定会拼命。你没有命可以拼！荒木惟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共三个月的训练期。为了你的妹妹，你要拼命地记住任何事情，记住重庆军统局本部的内部纪律、准则、部门、人员。当然在逃离仓库的游戏里，你闯关又快又准，所以我知道你将会是我最完美的作品。

对了，你有个新婚妻子，叫余小晚。她是名外科医生。荒木惟坐在一张西洋式靠背的墨绿色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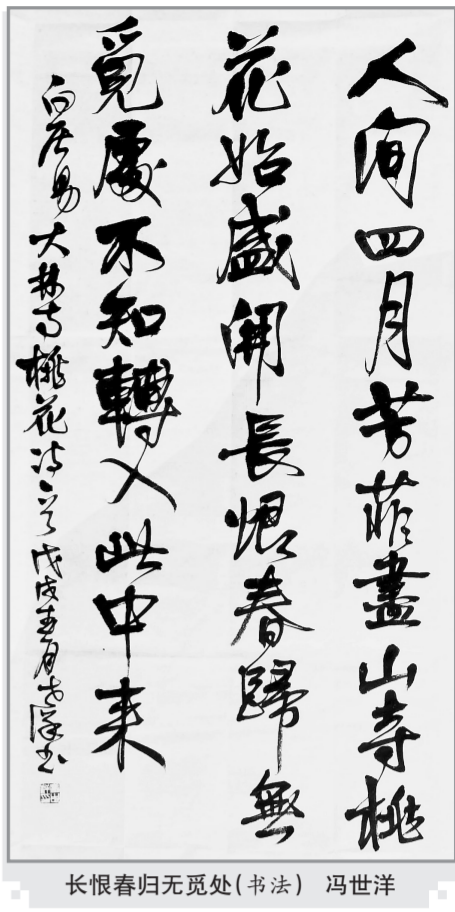
皮沙发上，抽着一种叫做蒙特克里斯托的雪茄说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正好需要一名医生照顾你。

贰

出发去重庆的前一天，千田英子陪陈山回宝珠弄看他的父亲陈金旺。站在弄堂口，陈山老远就看到父亲穿着厚厚的藏青色棉衣，抱着一台收音机，坐在一堆阳光里。那台收音机是陈山花了一整年的积蓄买来送给妹妹陈夏的，亚美公司新生产的五灯“电曲儿”牌子。妹妹陈夏酷爱着各种声音，她的眼睛看不到，所以她连蚂蚁走路的声音都能听到。大哥陈河常年在外，陈夏的大部分时光是和陈山度过的。当她在一次午睡醒来后，先是坐在床沿边上僵愣地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她说小哥哥，我想要一台收音机。陈山拍了拍胸大声地说，你想要几台，哥就送你几台。

我只要一合就够了。陈夏笑得很甜，她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，对着门口一片白晃晃的光线笑。

陈山仍然能清楚地记得，为了凑最后一笔钱，他带着宋大皮鞋和菜刀帮人去要赌债，结果被



聊斋闲品 □

桃杏依稀香暗渡 *张红亚

春又来，谁也挡不住她轻盈多姿、活色生香脚步。

春又来，连空气都是香的。从春娇俏着羞答答立于寒冬开始，从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开始，从“暗香未肯远，冻蕊已初发”开始，时光一步步迈入“桃杏依稀香暗渡”的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濛月转廊”里，迈入“竹影和诗瘦，梅花入梦香”里，直让人“香中别有韵，清极不知寒”。

真正香起来的春天，其实应该从泥土的蒸腾和迸发开始，早在“寒彻骨”的冰天雪地里，多情而丰沃的泥土就开启了“清芳夜争真态，引生香、撩醉东风”的模式，正所谓“芳径悄然满香泥，暖风东来一夜春”。

从暗香涌动，到繁香盈袖，泥土历经漫长孕育之苦，终于迎来芬芳馥郁之乐。

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。紧接着泥土的开怀，花花草草次第翩翩而来，拥挤处互不相让，争先恐后争着一展空绝世的风采，为世传的馨香。凌波微步，欲行又止，风吹百蕊，清香袅袅。芳华自香，春深似海，万木交翠，风月无边。珠帘窸窣，香风徐徐，群芳谁是？百花领袖。花枝招展水袖长，美人飘过三春香。

但见梅蕊闹罢东风劲，细雨浇开杏花香，草色青青柳嫩嫩，杏花香要桃花香。从此，世界变得丰富起来，斑斓起来，甚至灿烂起来。万紫千红当中，玉兰的清香，玫瑰的醇香，迎春的馨香，虞美人的芳香，牡丹的国色天香纷至沓来，将生活装扮得香径无尘百鸟啼，姹紫嫣红万象新。而有些花却一点也不懂含蓄，直抒胸臆干脆以香自白，比如结香、丁香、瑞香、九里香，还有夜来香、迷迭香、郁金香……让人顾名而知晓其意，闻名即满腔溢郁。更有甚者，世间又有多少如花女子直接取名春香，好生贪婪！与此同时“长水塘南三日雨，菜花香过秀州城”，连菜花也毫不逊色，其香之浓烈一点也不落尘下。更有那遍野似锦的无名花草，将大地点缀得宛如五彩云霞，香飘天外，还是古人最会说话，最是浪漫地说话——踏花归去，连马蹄都是香的。

春又来，即便说连空气都是香的，诚不为过吧。

即便说春日苦短，花香苦短，那又何妨？即便“秋已暮，红稀香少”那又何妨？即便一寒夜风乍起，香消玉殒，那又何妨？即便今夕香消美人尽，那又何妨？春再来时，岂不又是芳菲满枝头，花香遍人间，天涯处处芳草香？春再来时，岂不又是百花枝上，豆蔻梢头，全是幽香？